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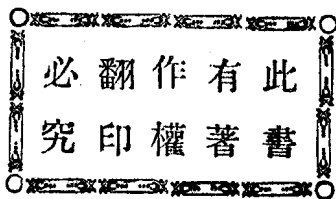
冬夜



冬
夜

平伯作

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三版



冬夜（全）

每冊定價六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俞平伯

發行者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亞東圖書館

印刷者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亞東圖書館

分售處

各省各大書店

冬夜付印題記

花影底淖約，

却是銀灰色的。

影兒雖礙花啊，

花終不願拋撇她依依的影。

俞平伯

二二年，二月七日，

杭州城頭巷。

序

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詩裏，能有平伯君冬夜裏這樣作品，我們也稍稍可以自慰了。

從五四以來，作新詩的風發雲湧，極一時之盛。就中雖有鄭重將事，不苟製作的；而信手拈來，隨筆塗出，潦草敷衍的，也真不少。所以雖是一時之「盛」，却也祇有「一時」之盛；到現在——到現在呢，詩壇久已灰冷了，詩壇久已沈寂了！太沈寂了，也不大好罷？我們固不希望再有那虛浮的熱鬧，却不能不希望有些堅韌的東西，支持我們的壇站，鼓舞我們的興趣。出集子正是很好的辦法。去年祇有嘗試集和女神，未免太孤另了；今年草兒，冬夜先後出版，極是可喜。而我於冬夜裏的作品和他們的作者格外熟悉些，所以特別關心這部書，於他的印行，也更爲欣悅！

平伯三年來做的新詩，十之八九都已收在這部集子裏

；祇有很少的幾首，在編輯時被他自己刪掉了。平伯底詩，有些人以為艱深難解，有些人以為神祕；我却不曾覺得這些。我仔細地讀過冬夜裏每一首詩，實在嗅不出什麼神祕的氣味；況且作者也極反對神祕的作品，曾向我面述。或者因他的詩藝術精鍊些，表現得經濟些，有彈性些，匆匆看去，不容易領解，便有人覺得如此麼？那至多也祇能說是「艱深難解」罷了。但平伯底詩果然「艱深難解」麼？據我的經驗，祇要沈心研索，似也容易了然；作者底「艱深」，或竟由於讀者底疏忽哩。這個見解也許因為我性情底偏好？但便是偏好也好，在冬夜發刊之始，由我略略說明所以偏好之故，於本書底性質，或者不無有些闡發罷。所以我在下面，便大胆地「貢其一得」之愚了。

我心目中的平伯底詩，有這三種特色：一，精鍊的詞句三音律；二，多方面的風格；三，迫切的人的情感。

攻擊新詩的常說他的詞句杳兀而參差，又無鏗鏘入耳的音律，所以不美。關於後一層，已頗有人抗辯；而留心

前一層的似乎還少。杳冗和參差底反面自然是簡鍊和整齊。這兩件是言語裏天然的性質：文言也好，白話也好，總缺不了他們；斷不至因文言改爲白話而就有所損失。平伯底詩可以作我們的佐證。他詩裏有種特異的修詞法，就是偶句。偶句用得適當時，狠足以幫助意境和音律底凝鍊。平伯詩裏用偶句極多，也極好。如：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是平着的水？

是露着的沙？

平的將被陂了，

露的將被淹了。

……………」

（潮歌）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白漫漫雲飛了；

皺疊疊波起了；

花喇喇枝兒擺，葉兒掉了。

「……」
（風底話）

「……」
由着他，想呵，
恍惚惚一個她。
不由他，睡罷，
清楚楚一個我。

「……」
（僅有的伴侶）

「……」
雲——他真閒呵！

上下這隄塘，浮着人哄哄的響。

水——他真悄呵！

視野分際，疏朗朗的那帆檣。」

（潮歌）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走我的路，

你，你的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（風底話）

密織就的羅紋，

亂拖着的絮痕，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（僅有的伴侶）

說新詩不能有整齊的格調的，看了這些，也可以釋然了。

這種整齊的格調確是平伯詩底一個特色。至於簡鍊的詞句，在他的詩中，更是隨在而有。姑隨便舉兩個例：

「呀！霜掛着高枝，

雪上了蓑衣，

遠遠行來彷彿是。

一簇兒，一堆兒，

齊整整都拜倒風姨裙下——拜了風姨。

好沒骨氣！

吓！蘆兒白了頭。

是游絲？素些；雪珠兒？細些。

迷離——不定東西，讓人家送你。

怎沒主意？

看哪！蘆公脫了衣。」

（蘆）

天外的白雲，

窗面前綠洗過的梧桐樹；

雲儘悠悠的游着，

梧桐呢，自然搖搖擺擺的笑啊！

這關着些什麼？且正遠着呢！

是的，原不關些什麼！

.....」
(樂觀第一節)

這兩節裏，任一行都經捶鍊而成，所以言簡意多，蓄，極攝斂，蘊蓄之能事；前人說，「納須彌於芥子」，又說，「尺幅有千里之勢」，這兩節庶乎彷彿了。律，平伯更有特長。新詩底音律是自然的，鏗鏘人工的；人工的簡直，感人淺，自然的委細，感人深，似乎已不用詳說的。所謂「自然」，便是「宣之以言」，聽之於耳而調「底意思。但這裏的「順」與「平」，有個繁簡，粗細之殊，不可一概而論。平伯詩底音律已到了繁與細底地步；所以凝鍊，幽深，綿密，在「把捉的風韻」。如風底話，黃鶯，春裏人底寂寥，節等。而用韻底自然，也是平伯底一絕。他詩裏音所，多能因其天然，不露痕跡；狠少有「生硬」，（韻促相逗，叫作疊響）「單調」等弊病。如「然，歸路等。今舉小劫首節為例：

『雲皎潔，我的衣，
霞爛漫，我的裙裾；

終古去翱翔，

隨着蒼蒼的大氣。

爲甚麼要低頭呢？

哀哀我們的無儔侶。

去低頭，低頭看——看下方；

看下方啊，吾心震蕩；

看下方啊，

撕碎吾身荷菱底芳香。』

看這嗶緩舒美的音律是怎樣地婉轉動人啊。平伯用韻，所以這樣自然，因爲他不以韻爲音律底唯一要素，而能於韻以外求得全部詞句底順調。平伯這種音律底藝術，大概從舊詩和詞曲中得來。他在北京大學時看舊詩，詞，曲很多；後來便就他們的腔調去短取長，重以己意鎔鑄一番，便成了他自己的獨特的音律。我們現在要建設新詩底音律，

固然應該參考外國詩歌，却更不能丟了舊詩，詞，曲。舊詩，詞，曲底音律底美妙處，易爲我們領解，採用；而外國詩歌因爲語言底喉異，就艱難得多了。這層道理，我們讀了平伯底詩，當更瞭然。

平伯詩底第二種特色是風格底變化。風格是詩文裏作者個性底透映。個性是多方面的，風格也該是多方面的。但因作者環境，情思和表現力底偏畸的發展，風格受了限制：所以一個作家很少有多樣的風格在他的作品裏。這個風格底專一，好處在有一方面的更深廣的發展，壞處便是「單調」。我一年前讀太戈爾底偈壇伽利，一氣讀了二十餘首，便覺有些厭倦。太戈爾底詩何嘗不好？只是這二十餘首風格太相同了，不能引起複雜的刺激，所以便覺乏味。平伯底詩却多少能戰勝這乏味；她們有十餘種相異的風格。約略說來，冬夜之公園，春水船等有質實的風格；僅有的伴侶，哭聲等有委婉，周至的風格；潮歌，孤山聽雨等有活潑，美妙的風格；破曉，鸛鵲吹醒了的等有激越的

風格；凄然有纏綿悱惻的風格；黃鶯，小劫，歸路有哀婉，飄逸的風格；願你有曲折的風格；一勺水啊，最後的洪爐等有單純的風格；打鐵有真聲，普遍的風格。在五六十首詩裏，有這些種相異的風格，自然便有繁複，豐富的趣味。我喜歡讀平伯底詩，這正是一個緣故。

選金藏集 (Golden Treasury) 的巴爾格來夫 (Palgrave) 說抒情詩底主要成分是「人的熱情底色彩」 (Color of Human Passion)。在我們的新詩裏，正需要這個「人的熱情底色彩」。平伯底詩，這色彩頗濃厚。他雖作過幾首純寫景詩，但近來很反對這種詩；他說純寫景詩正如攝影，沒有作者底性情流露在裏面，所以不好。其實景致寫到詩裏，便已通過了作者底性格，與攝影底全由物理作用不同；不過沒有迫切的人的情感罷了。平伯要求這迫切的人的情感，所以主張作寫景詩，必用情景相融的寫法；凄然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。也因了這「人的情感」，平伯他極同情於一般被損害者；從鶴鷹吹醒了的，無名的哀詩，

哭聲諸詩裏，可以深摯地感到這種熱情。這是平伯詩底第一三種特色。

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，有無誤解或誤估底處所，還待作者和讀者底判定。但有一層，得加說明。我雖佩服平伯底詩，却不敢說冬夜便是止境。因為就他自己說，這祇是第一詩集；他將來的作品必勝於現在，必要進步。就詩壇全部說，我們也得要求比他的詩還要好的詩。所以我於欽佩之餘，還希望平伯繼續地努力，更希望詩壇全部協同地努力！

然而現在，現在呢，在新詩才誕生了三四年以後，能有冬夜裏這樣作品，我們也總可以稍稍自慰了！

朱自清。

一九二二，一，二三，揚州，禾稼巷。

冬
夜
序

原放

但令

也是

見西

道路

執怎

不料

人，

能解

牠們